

爱情拦路贼

1247.5/2292

爱情拦路贼

秦真真 著



10396587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4571534

责任编辑:雪昆

封面设计:丹田

水仙花系列

爱情拦路贼

秦真真 著(台湾)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七一路星湖路北二里8号)

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南宁市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6 字数 120 千字

1998年6月第一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ISBN7—536—33209—8/I.638

定价:9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万棠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小姐，世家公子不爱，青年才俊不要，偏偏爱上一个碌碌无名已有家室的男人，即使是当情妇，也要助他飞黄腾达。

他立即把握良机牢牢地捉住万采芝的心，进而得到他的人，即使是名不正情不顺的私通奸情。他的职位即是水涨船高，一年高过一年直跃集团的核心。

月亮底下的新鲜事

第一次写灰色调的故事，好阴暗，我几乎无法将这本书悲情完毕。

去过几次勺口冈，放松的同时看看熙来攘往的人草，找总会有许多感触，因此我的脑袋旦堵塞，我会上那儿看人、看戏，喝杯很贵的水酒，看看月亮底下发生了什麼新鲜事。

看人是一种娱乐。真真假假都挂在脸上。

但我很少能安安静静地独自享受一个无扰的夜晚，常有陌生的男子前来搭讪。

由此，神经粗大的我才知道一件事，原来我长得选不至於很抱欢。还算对得起我的爸妈。

前来搭讪的男人品种各异，有思春期的毛头小子，有还来不及把公事包放下、衣冠楚楚绿痕的上斑族，也有老鳅为台湾女孩就是容易上口的小点心的老外，还有一种人，那就是老将我认为是同胞的日本商人。

有些人为了让我开口，不惜买花、买礼物吸引我的注意力，最夸张的，有个老外当向我求婚……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怪男人，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。

常有人以为我是日本人，我也不明白为什麼。

爱情拦路贼

除去娇小的身材和娃娃脸，我还有一头时下流行染的棕发，为了这种发色，我已放弃解释我的血统问题，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在这个杜匡住久了，楼上楼下均是日本邻居，有时我也会弄不清自己的国籍。

刚搬来时，很不能习惯这里的生活。

楼梯间时常有英、日、中、台等语言齐飞的情况，及在门口与日本妇人鞠躬鞠不完的情形出现。

开住户会议时，整栋大楼的住户一字排开落坐，乖乖，汲有翻译机遗真不行，有时我甚至会怀疑各家各户的宠物使用的语言也有国籍区别。幸好所有的住户明智地聘请一位精通日、中、台语的管理先生二迢才解决了所有人鸡同鸭讲的语言沟通问题。

说真的，那实在很累。

俗说话，打不过他就加入他。

根据保守估计，在我背完两本日文字典和一本英文字典后，加上原有的语言能力，找最少能同时使用四种语言交谈，感谢我的异国邻居们，让我在短短数月内就能说出流利顺畅的英、日文，在环境所逼的压力下，成了人形翻译机。

日本人是个很奇妙的民族。

多懂、多笑容、多问候。

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吧，不知不觉间我的行为开始像日本人，吃日本料理，穿和服，在家最常用的语言是日文，养的小动物也只听懂得日文……：

又有新邻居搬来了，我开始在考虑该用哪一种语言

与他们交谈。不好，听说来了个法国人。找该不该再学习第四国语言？

纪凌自有记忆以来，她的母亲总是在哭泣。

年轻时的寒倚柔贵为风云科技总裁的唯一掌上明珠，生长在伦敦优渥的环境中，可谓天之娇女，不但父亲疼爱，上流社会的名门公子也为其美貌趋之若鹜。

谁知寒倚柔世家公子不爱、青年才俊不要，偏偏爱上一个役役无名、来自台湾的穷书生！纪绍荣。

为此，在伦敦社交圈掀起阵阵波澜。不堪颜面受损的风云技总裁，寒严，火速召回女儿晓以大义，以便澄清外界的风雨。从温言软语的苦苦相劝，乃至恶脸相向的狠声咒骂，依然唤不回寒倚柔下嫁纪绍荣的决

龙颜一怒，寒严铁了心肠与寒倚柔断绝父女关系，将她逐出英国，随夫下放台湾，父女从此恩断义绝，至死不相往来，亦不承认有寒倚柔这个女儿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纪绍荣倒也算是争气，回台后顶着硕士学位进入正值兴盛的万集团，从小小的业务人员窜升至经理一职，做得颇有声有色，让寒倚柔深深地认为父亲终究是看走了眼。

但在物质横流的社会，纪绍荣要得更多。辛苦打拚了数年仅仅获得小小的成就，并不能让他满足，他亟欲证明自己并非池中之物，他也有费格在集团中占有一

席之地。不……人回去个丁来……我不……

就在那时，正值一一十芳华的万棠集团董事长千金！万采芝竟也芳心暗许纪绍荣。

对纪绍荣而言上垣简直是上天特意为他铺好的金砖大道。

既然万采芝愿意委身，不嫌弃他是已有家室的男人，即使是当情妇，也能助他飞黄腾达。他立即把握良机牢牢地捉住万采芝的心，进而得到她的人，最直接的效应就属人事异动，即使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私通奸情，他的职位却是水涨船高，一年高过一年，直跃集团核卜。

而相对的，寒倚柔就成了困住他大好前程的包袱、挥之不去的绊脚石。

现下有了万采芝这块成功的踏板，他选要那毫无利用价值的寒倚柔作？

只差一道手续他便可以成为万棠集团的未来主子，当务之急就是除去他已有妻室的身分，好正大光明的迎娶万采芝入门。

然而寒倚柔并不是不知晓世事的，至少从纪绍荣的种种行动便可得知他攀权附贵的企图，和他心中的计量。

他的冷落、他的夜蹄，甚至数日、数月的有家不回，寒倚柔都只能将心碎化作血泪往肚里吞，一心只期盼丈夫能回心转意。

每夜失心的等待换来的只是一吹又一次的失望，

爱情拦路贼

寒倚柔无数汰地悔恨自己不听老父的劝，想必他老人家早料到她会有此下场，才会苦口婆心的规劝，甚至断绝父女情义。

这时知错太晚了，她错得好离谱。

尤其在万采芝接连为纪绍荣生下一双儿女后，爱女心切的万业集团董事长更希望早点促成纪绍荣和万采芝的好事，不下数次地暗示纪绍荣该早早将万采芝扶正，免得落人话柄而委屈了女儿和金孙。

深怕触怒了未来的丈人而功亏一篑，纪绍荣开始以各种理由向寒倚柔提出离婚。寒倚柔多年的不孕竟也成了他的藉口，说什么不孝有叁无後为大，她就犯了七出的一她不肯离婚，也不愿成全他和万采芝之间的奸情，即使有再好的藉日，也休想教她签个名字。

这一拖，转眼便是五年。

然而当寒倚柔如愿以偿地怀了身孕，满心欢喜地告知纪绍荣时，他却淡漠地告诉她二弟生男丁，他可以不离婚，但若是生出个赔钱货，可就别怪他不念旧情，只有离婚一途，他并且警告她，万采芝家大势力大，不愁没钱打官司。

就在寒倚柔千期万盼地祈求能生出男丁之时，偏偏纪凌这女娃儿甫一出生就粉碎了她微小的冀望。

听见纪凌出生消息的纪绍荣雀跃不已地向万家宣布，同时也将填好的离婚协议书交给方生产过后的寒倚柔。

万万没料到寒倚柔非但不肯离婚，反倒给他迎面痛

爱情拦路贼

击。威胁若是纪绍荣胆敢离婚，她就一状告上法院，说万采芝勾引别人丈夫，让他在万业集团再也站不住脚。

纪绍荣没想到温顺柔弱的妻子竟也有这么激烈的反弹，登时被制得动弹不得，离也不是，不离也不是。

他忿忿地搬出家门与万采芝同居，对寒倚柔不闻不问。

寒倚柔失去丈夫的心，也得不到丈夫的人，所有的愤恨便全数转嫁至纪凌身上。

她将纪凌交给管家料理，终日沉醉在酒精里心无旁骛，便捉出幼小的纪凌打骂。

有天夜里，不知为何纪凌辗转难眠，索性下了林，在飘着雨丝的花园中漫步。

忽地一道人影自她眼前掠过，那身形像极了她久违的父亲，眼见他转身进入车房，纪凌悄悄地跟在他后头，躲在车房的角落观看他的一举一动。

纪绍荣拿了把剪刀钻至车底，不一会儿，他又慌忙地爬出，左顾右盼后急忙地离开。

她立即返回屋内，奔上一楼母亲的房间，举起小尹奋力拍打着房门。

房门随即开启，然而迎面而来的却是寒倚柔很很的一巴掌。纪凌被打得眼冒金星，愣愣地站在门口，嘴里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，一缕血丝缓缓地自嘴角沁出。寒倚柔手中提着酒瓶，一脸醉意地瞪视她。突然，寒倚柔抛开了酒瓶，狠命地扯她入房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巴掌像

雨点般落下，眼中充满了疯狂的凶光。

寒倚柔将纪凌倒在地，扑至她身上掐着纪凌纤细的颈项，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是个女的？你说话呀！如果不是你，他就不会不要我了，都是你的错....：你不该出生的，你不该活在这世上的，你这个祸水！大祸水！」她更加用力地欲置纪凌于死地。

呼吸困难的纪凌开日尖叫：「妈妈，不要杀我，妈妈.....」

「不要叫我。我没你这女儿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你快死呀！人家都有儿子了，为什么你是女的？你死呀！快死呀！」她不断地将纪凌的头颅撞向地板，疯癫地狂叫。

「妈妈不要..... 不要杀我..... 不要.....」

寒倚柔眼见桌上有把水果刀，想也不想地伸手就取来，朝毫无抵抗能力的纪凌挥去。纪凌只能蜷缩着身子，任寒倚柔一刀刀地在她的手臂、背后割划着。鲜红的血液汩汩地沁出，吞噬了雪白的地板。

哀号声响遍了夜半的大宅。

管家李婶闻声上楼，被寒倚柔骇人的举动震慑住，忙不迭地护住纪凌。

「夫人，她是你的亲女儿呀！你怎么狠得下心这样对待自己的骨肉？老爷纵使有千万个不是也不能怪罪小姐，小姐是无辜的，你清醒点，别犯下大错啊！」李婶哀痛地搂紧纪凌，苦心地劝着，已然丧失心智的寒倚柔。

寒倚柔仰天狂笑，愤恨地指着纪凌。「她是我的罪，我生干犯下最大的错误就是生下了她上垣个罪孽该死，她该死！」

摇摇晃晃地提起酒瓶冲出房门，她直奔车房，歪歪斜斜地开车出门，一路上不普回头。

* * * * *

事实上，她再也不能回头。

车子以超高速冲下山谷，寒倚柔当场车毁人亡。

得知这项消息最快乐的莫过于纪绍荣与万采芝。

等不及寒倚柔的百日，纪绍荣迅速地迎娶万采芝过门。名正言顺地当上万业集团的东家女婿。

婚礼当天，坐落在阳明山的万家大宅里灯火炜煌，排场张，贺客不绝，冠盖云集。

万采芝所生的一双儿女纪炎与纪排正式入籍纪氏，俨然是一对惹人怜爱的小花童，相形之下，隐身於角落、一袭守丧黑衣的纪凌却是黯淡无光。

父亲不要她、母亲不爱她。

母亲要杀她、父亲却谋杀母亲。

对一个八岁早熟的孩子而言，她已经知道得太多、太多。

多麽令人寒心哪！

父亲汲汲於追求名利、财富，为了渴望的权势，不惜亲手谋杀结数十载的发妻。

就连生母都能对她痛下杀手，那这不曾关切过她的父亲又有何不可？有何不敢？

是非恩怨在那一刻突然清明起来。

纪凌爆笑出声，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集中至她的身上，四周陡地安净下来。

她笑得涕泪纵横，不能自己。

那泪中有恨、有怨、有着深深的仇怨。

她拒绝脆弱，行驱离体内那份无依的孤独感，抬头瞥视泉人，拭净最後的一滴泪水。没人要的孩子是没有哭泣权利的，只有靠自己活下去才是她现在唯一的目标。

笑声方歇，自认颜面扫地的纪绍荣不顾来宾客的讶然，气急败坏地由会场冲至角落，拎起纪凌将她丢入花园。

他怒不可遏地大吼：「小贱人，少在那儿给我丢人现眼，你在鬼笑些什麼？看看你穿的这身装扮，我办喜事你当丧礼吗？」又快又准的巴掌迅即轰上纪凌的面颊，劲的力道使得纪凌重重地跌落软泥里。

她舔去嘴角的血丝，徐徐地自地上站起来，轻轻拍去身上的污泥，昂首面对纪绍荣，瞳瞳里闪耀着锐利的精光，全身射出不容错辨的恨意。

「你那是什麼眼神？」纪绍荣火大地骂道，「才几岁而已哪儿学来的叛逆？你找死呀？」

纪凌淡淡地漾出一抹浅笑，与她眼中的恨意形成烈的对比。

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必再来一次。」那深刻镌铸在她身上的刀痕在在提醒她曾死过一回，即使身伤易愈，那心伤永世难疗。

「鬼话连篇。」纪绍荣转身要走，他还有一屋子的客人需要接待，役空和她瞎扯。

「我看见了。」就在他要离丢时，纪凌冷声地谎。

纪绍荣不耐地偏过头看她。「看见什麼？」这小鬼谎话无伦吹的弄得他一头雾水。

「你谋杀妈妈的经过。」

纪绍荣猛地回过身瞪大了双眼，不禁一窒。

「你胡说。」一记巴掌转眼又要落下。

纪凌动也不动地瞪着他。「不要碰我。」

纪绍荣颓然地收住身势，对这陌生的女儿莫名地打心底窜出寒意，不过是个小女孩，哪来这般沉稳的气势？她究竟知道了什麼？

「妈妈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做了什麼，我跟你後面看得清清楚楚。杀了妈妈，你的心情好像很好，我说得对不对，爸爸？」她低头摘了朵玫瑰，小手一片片地扯下花瓣。那花瓣彷彿鲜红的血，一片一片地落撒在泥地上。

纪绍荣惊惶地看着她。

那件事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不会有人知晓，他早知寒倚柔有酗酒的习惯，所以悄悄地剪断寒倚柔座车的煞车管线，特意编导了一幕酒醉驾车身亡的意外事故，成功地瞒骗了警察与世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除去他

的背上芒刺。

役想到竟有第一一者在场目睹一切的经过。

他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拳，瞪这位年方八岁的目击证人：心中浮起一连串的计画。

早有心理准备的纪凌甜甜地说：「爸爸，你也要杀我吗？」她将光秃的花枝猛力折断，冷冽的眼神仿佛要刺穿纪绍荣。「我们老师说，小朋友一定要有写日记的好习惯，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，每天都会乖乖地写日记，我看见什麼或听见什麼都会写进去喔！而且写完了李婶就会把它收好，我是小孩子嘛，难免会忘了东西放在哪边，到现在我还是记不起来。不过没关系，李婶会找到的，她很疼我，是个很好的管家。她还叫我要早点回家，小孩子是不能太晚回家的。」

纪绍荣霎时脸色刷白，喉头似乎梗了颗大石，说不出只字片语，只能被女儿硬生生地打出原形，无言地瞪视她。

这女儿真的是寒倚柔生的吗？

案、倚柔怎么会生出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女儿？

「你想怎麽样？」他困难地吐出这句话。

她和善地笑道：二爷几天有个律师叔叔告诉我，妈妈生前有保险，如果她死了，我就会有好多、好多钱，就连现在我住的房子也是我的。爸爸，你不会跟我抢，对不对？」

纪绍荣岂会不知寒倚柔生前所投保高达两千万的意外险，若她死了，受益人即是她唯一的女儿纪凌，他原

本计画乘机将那两千万动点手脚收入自己的囊中，顺道也宝了那间大宅，然而纪凌竟也想到了这一点。

他不敢相信。他八岁的女儿威胁他这亲生的父亲。

「你会给我的是不是，爸爸？」纪凌提醒他。

他老羞成怒地扬起大掌，想拍掉她那张令人刺眼的笑颜，但纪凌以平板的声调告诉他：「不准再打我。」她戒慎的仰头警告。

纪绍荣被她一震，手扬得半天高却动弹不得。

她绕至一旁：心不在焉地踱着方步，「我只是个小孩子，如果不小心被打伤了，头脑变得笨笨，有很多事就可能会不小心说出来，你也不希望我变得那么笨吧？」

她不只是威胁，还直接地恐吓他。

纪绍荣退了一步又一步，不敢直视她投射过来的杀意。

这女儿，比他更狠，即使她只是个孩童。

「你说吧！你想要什么爸爸都答应。」纪绍荣恨恨地说。

甜美的笑容再度浮现在纪凌的脸庞上。「老爹说，小孩子不能太贪心，我很乖，也不贪心，只要爸爸不跟我抢东西，我也不会要太多，我会和李婶两个人远远地住在我的家，你可以和新太太和新哥哥、姊姊住在这里，我只想和李婶两个人好好地过自己的日子，反正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和哥哥、姊姊，现在也不会想要，大家各过各的日子，不要再有往来不是很好吗？」

原来她只想要这个。

纪绍荣终于恢复了些血色，爽快地答应。

「好，爸爸答应你，但你也要答应爸爸不能把事情出去。」

「除非爸爸不守信用，否则我是不会乱说的。」她顿了顿，「爸爸，我一个小孩子独自生活会很缺钱的，你不会不理我吧？」

纪绍荣蹙起眉，不甘不愿地允诺，「爸爸会定时寄钱给你，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，只要乖乖不乱说话，当个好孩子就行了。」

「我当然是个好孩子。现在很晚了，好孩子就必须回家，再不回去李婶会来找我的。爸爸，你屋子里有多客人在等你，你也赶快回去吧！」目的达成，纪凌准备抽身走人，二逼个地方她一刻也待不下，也懒得和她亲爹废话。

「好好好，要不要爸爸派人送你？」纪绍荣不怎麼真诚地说。

纪凌挥挥手，表情厌烦至极。「不用了，我自己知道路。」那话里的虚伪她怎会听不出来？她步向大门，顺口抛下一句。「爸爸，希望我们不会常常相见，也希望你别来找我，我很讨厌陌生人的。」她潇洒地远离是非之地，不忘警告纪绍荣别介入她的生活。

纪绍荣气馁地目送女儿离开，忿忿地转身回屋，自始至终都不断的自问着：我怎会生出这种女儿？

在纪凌年满十一岁时，破天荒地接到寒严自伦敦捎来的消息。